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九一期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偏關西寨村群衆扣獲五寨逃跑地主連財物送原籍處理

（偏關訊）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五寨三區東寨村逃跑地主許縣、針銀婆等四人，帶領一區四寨村吃水溝時，被該村貧農棗二、中農孫二叢發現，立即同村叫上民兵追趕，把他們包圍住，搜出白洋二百二十五元、銀子三塊、六兩。另有不少財物衣服布疋。逃跑地主和財物一併送交政府，即將交五寨原地群衆處理。（賈有旭、王檔、張舉發）

招領啓事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市屬高家莊村民高崇倫，在離中陽城二里路遠近的地方拾得銀粟一包，共計一百五十九斤六兩。望失者見報後，持機關介紹信速來本所對證領取。

臨縣八區招賢市公所

代表張志前在清涼寺貧僱大會上控訴封建勢力逼害罪行

將主犯劉汝信等扣押會場進行鬥爭

（臨縣訊）清涼寺行政村貧僱農大會上，檢查各村土改工作中的問題，揭發了木家坪地主封建一窩子的舊農會幹事劉生成、兵痞流氓高四子，打擊貧僱農代表張志前，破壞土地改革的罪行。當場張志前向大會哭訴被迫害冒着風雪趕出木家坪的經過（詳情見後），激起到會貧僱農的憤怒，當即將高四子押到會場，進行鬥爭。木家坪貧農賀樹林指着高四子說：「這我敢說話了，張志前以甚麼罪，有甚錯了你憑甚趕人家走，你們編起了一村子意見，我說了沒事實，你說我是張志前的「狗腿」，依據滾溜就對，依圪塄溜就不對了。」經過揭發後，高某供出被地主富農收買，迫害張志前的情形。這時劉汝信亦被押到會場，群衆對他進行了嚴厲的鬥爭。劉生成也經過鬥爭，群衆撤去他的農會幹事職務，取消「勞動英雄」稱號，開除共產黨籍。

茲將控訴出地主封建的這一罪行詳情誌後：

封建勢力統治木家坪，選代表前沒發動群衆評成分

從四五年六月起，木家坪的一切即被地主劉汝信的親叔伯弟兄劉生成、劉生如所掌握。劉生成竊據農會幹事，並騙得「勞動英雄」稱號，劉生如竊據「閭代表」及「生產大隊長」。劉生成竊據農會幹事之後，又混入黨內（他的成份還沒研究清楚），他現在有四十一畝好山地，十一畝好坪地，都是濫當農會幹事的大櫃倒販來的。家裏平櫃立櫃、油漆桐櫃，買下一大堆，今春（指四七年春）調劑水地，他挑了最好的五畝，別的貧苦群衆，多不過分上四分，至於他這個「勞動英雄」怎麼當上的，一村人誰也不知道。四七年十月，窯坪塌、李家塔貧苦群衆起來鬥爭地主，影響到清涼寺，木家坪貧僱農張志前、賀樹林、開生貴等帶起一夥人，醞釀鬥爭地主。劉生成弟兄即乘機抓取領導，鼓動兵痞流氓高四子（當時，高某係預借公糧時，由舊區村幹部組織的貧僱農小組的組長）、高自生出頭，搗起鑼，集合起全村人，「鬥爭」大地主劉汝驗（地主富農也都參加）。頭一回，什也沒鬥出。第二回，把劉汝驗趕出大院。第三回，在劉汝驗一個窯裏倒出一斗多穀米，半甕鹹菜，一罐醬，一罐罐油，當晚由高四子提議，劉生成拿升子，每家分了一升多鹹菜，一勺勺醬，油交給「農會」點燈。第四回，又開全村大會，「鬥爭」出劉汝驗十二個元寶，「鬥爭」就此結束。高四子、高自生搬進了劉汝驗的大院，和劉生成住到一起。十月底，各村貧僱農醞釀選代表，參加窯坪塌、李家塔六行政村農民代表大會，木家坪群衆一致選出張志前為第一名代表。（張志前今年三十二歲，原先是河南人，他爹死時，他才十三四，討過吃，十五上攬工，大前年才買下三十來畝熟地，又開了廿來畝荒地，原先住在張家坪，為了種地方便，住到木家坪，為人心直口快，辦事公道，後來，農民代表大會上當選清涼寺行政村委員。）同時，高四子、劉樹蘇（高自生的婆姨，也是高四子的「伙計」）也竊取了代表的資格，劉樹蘇後在代表會上被斥掉了。代表會以後，張志前等回到村裏，劉生成、劉生如已把一村子的成份訂就了。他們弟兄倆，訂的是下中農，別除的人都是由他們挑，想叫誰上就叫誰上，想叫誰下就叫誰下；村裏有好多意見。張志前就和高四子商議，把成份重新「沙濾」一下，研究中間，張說這，高說那，弄不到一搭。地主劉汝信、劉汝增兩戶，富農劉杰明、張得旺兩戶都被劉生成訂沒了。在貧僱農會上，張志前提出要大家討論，貧農柳懷玉（野老漢）說：「這還用討論，我都記得，劉汝信明明是個地主，去年領戲，弄了一些，明明是人家賺鹽轉，專往乾裏弄呢。（衆人說：「弄了也還是個地主。」）「劉汝增也是個地主，（衆人說：「可不是。」）一個富農，衆人都照見嗎！」（衆人說：「照見呢，」）一個劉杰明，一個張得旺」成份確定之後，決定繼續鬥爭。

封建勢力作垂死掙扎　捏造罪名迫害張志前

這時地主富農便和劉生成、高四子、高自生定計打擊張志前。第二天，張志前到費底趕集回來，高四子說：「汝信他們四家成份訂重了。」張問：「誰們說的了？」高說：「人家個人提了意見。」張說：「夠甚意見，還能聽地主富農自己說了。」晚上，高四子叫張志前去搜集中農意見，他自己引上貧僱農另外招了一個會，張和中農們研究來研究去，人人都說沒錯。一陣，高四子、高自生引上貧僱農來了，一進來就問：「阿的了（意即討論的怎樣了。）」張說：「衆人說沒錯。」高四子就吼：「大家情些下，我們貧僱農考慮下，這四家，地主要下成富農，富農要下成上中農，同意的舉手！」衆人亂吼，高四子、高自生便乘機亂吼，說張志前擾亂主義，宣佈撤了張的行政委員，由高四子頂上，高自生頂了高四子的代表。衆人莫明其妙散了會。張志前被非法撤職後，一次，「鬥爭」地主劉汝信，沒有結果，高四子向到會群衆說：「就這麼解決了吧！」衆人不管傳，高四子挨個兒問：「有甚意見了？」張志前說：「照告農民解決，不能含糊，」貧農賀樹林，開生貴，中農劉成茂、劉海花都說：「張志前說的對。」高四子們一看「張志前又起來了，團結了一把子人，不放倒不行。」會後高四子便又和劉生成、高自生計劃把張志前趕出木家坪。這天晚上，他們打發劉喜照（十五歲，貧農）把地主劉汝信的兄弟劉汝敬（劉汝信在看押中）、劉汝增，富農劉杰明、張得旺，上中農高俊新、張幹保，中農張照兒，下中農閻×、高來虎等二十餘人找到高自生家中開會，研究用什麼辦法把張趕走。由劉生成出下主意：「張志前兄弟兩個，一個在張家坪（離木家坪三里），一個在木家坪，就說他逃避兵役吧！」又佈置三小子（張善貞）誣稱張志前反對給醫院傷病員募麥子，加上一條反對八路軍的罪名。叫高自生爲吼手，並威脅大家說：「高自生吼甚，衆人要吼甚，誰不吼，就是張志前的狗腿。」佈置完畢，正式開會。劉生成坐在當炕，高四子、高自生在炕下一邊一個，民兵小隊長劉金祿立在門口，地主富農擠滿了一炕。在這些威逼操縱威脅下，會上限一天要張志前離開木家坪。張志前只好要求多緩兩天搬回張家坪。

張志前母親害病，婆姨生孩子沒滿月，大風雪天被逼離開村

當時張志前的六十九歲老母，正臥病不起，婆姨生了孩子又沒滿月。貧僱農裏看不過去，但也想不出辦法，只好跟着打勸說：「這是個主村委員，人家婆姨沒滿月，不能趕走。」高四子兇惡的大吼：「沒滿月怕甚了敵人「斷」（追）的人還在野地裏生孩子呢！」地主劉汝增也無恥的吼：「主村委員了看還誰有多大了反對八路軍，捨死不得活，趕他回去，還是衆人可憐他的。」最後總算多限了一天，臨散會，地主劉汝增還說：「張志前，到底不怕你反對，你反映吧！木家坪一村人怕你了」

還沒等得及張志前搬出來，地主劉汝信就搬進去（張的窯原是典的劉汝信的），把張的傢具都甩到門外，張志前臨走的那一天，起的陡風寒，颳的雪花，凍得十個指頭都展不開，張的老母因病不能走，是跪着爬回去的，回去後病更加重了。一路上，張的婆姨抱着個沒滿月的孩子幾乎凍死。木家坪的貧苦農民心裏不滿，賀樹林對不敢說。劉生成說：「張志前，咱不應該趕走的嗎！」叫劉生成罰了一頓：「你是什麼思想了？」嚇得再不敢說了。一直到這次清涼寺全行政村貧僱農大會上，張志前的冤恨才得到申訴。（石丁）

襲入閻匪黃土坡煤窰

奪回器材幫某地煤窰復工

清太徐武工隊配合貧僱農

（新華社晉中五日電）清太徐某武工隊於十二月十九日晚配合某地貧僱農數十人，襲入黃土坡，將閻匪工兵團所設之煤窰破壞，並奪回挖煤器材一部。此次行動係當地軍民對閻匪去年春天破壞人民煤窰之有力反擊。去春閻匪侵入我某地時，竟將該地所有煤窰搗毀，器材全部搶走，以致煤窰停工，工人失業，上年冬季群衆飽受凍餒之苦。現已將奪回之器材交某兩煤窰復工，燃料困難已得解決。（汪洋）

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逼近滅亡　人類正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蘇聯「新時代」新年社論——

（莫斯科訊）「新時代」新年社論稱：一年來，國際形勢又發生了重大變化，使國際舞台上的政治力量，更加各趨一端。一九四七年給了美英帝國主義者一個最後的發踪，他們公開反對國際合作，企圖強行帝國主義和平。一九四七年給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帶來了許多重大勝利，美帝國主義者在歐洲戰爭的第一階段，實際上已經輸了，他們激起了不願當大西洋彼岸侵略者的奴隸的人民羣衆的憤怒和仇恨，希臘的發展與法意的事件，正是一個嚴重的警告。資本主義世界，無法擺脫不能解決的經濟困難的苦境，充當資本主義體系主柱的美國，苦於市場危機，曉得經濟危機正在無可避免地日益迫近。另一方面，蘇聯的國民經濟，大踏步地越過戰前水平，蘇聯勞動人民已決定要在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東歐與東南歐民主國家的人民，在他們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活動中，也獲得了非凡的成就。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在經濟文化領域內，表現了社會主義與真正民主主義的優越。同時，他們的外交政策，不僅反映了本國三萬萬人民，而且也反映了絕大多數人類的希望、心願、利益和要求。渴望和平是社會主義與人民的民主國家所固有的天性，他們所擬訂的大規模建設與全面社會改革計劃之付諸實現，持久和平是一個主要的條件。資本主義世界的主人們感覺到他們地位的不穩，並且害怕他們在與社會主義作和平競爭中的必然失敗，於是便策劃新陰謀，擬製罪惡的計劃，除了經濟與政治上的訛詐之外，還輔之以原子彈的嚇唬，反共的叫囂又被大事運用了，藉以煽動社會黨和工黨右翼分子來分裂勞工階級的行列。可是他們的企圖，不能阻止共產主義運動及其在羣衆中影響的增長。不僅歐洲資本主義的地位動搖了，而且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正在逼近滅亡，任何藥方都治不了資本主義的重病，停不住進步社會的發展。人類已經決定地走向了社會主義的道路——唯一可以從帝國主義剝削與新戰爭的恐怖中解放出來的道路。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一個條條道路通至共產主義的時代，而每一個新年，都使我們更接近於這偉大的目標。

河曲互相調劑果實

南園等三行政村抽糧食幫助城關

城關等村幫助六、七區山地村衣服

（河曲訊）城關行政村在此次土地改革當中，鬥爭出衣服銀洋不少，但這些東西對佔城關人口大部的工人貧民說來，並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因爲城關貧民很少種地，有的甚至一畝也沒有，貧苦羣衆最缺乏的是糧食，都紛紛議論如何把這些東西變成糧食，生活才不會受困難。城關委員就把這問題在十一月底召開的區農會臨時委員會上提出來。會上，南園行政村委員也提出願意回去和南園羣衆討論幫助城關五十大石糧食。鄭家沙梁、沙口兩行政村委員也提出願以同樣數目回去和羣衆商量幫助城關。城關委員白捨說：「只要糧食能幫助城關，城關羣衆願意幫助外村衣服銀洋。」外村委員一致意見說：南園等三個村幫助城關糧食，城關的衣裳、銀洋可幫助東面山上的貧僱農（因南園等三村是全縣最富庶的村子），不用城關幫助衣裳）。沙口委員說：「我們村清算出的銀洋，羣衆也同意幫助六、七區山上貧僱農解決衣。」會後各村回去討論都同意這樣辦。城關貧僱農工人更是歡喜，木工王蓮在貧僱農會上說：「這才是天下農民一家人，咱只要有了吃的，衣裳是應該幫助山上那些窮人哩！」全城關羣衆一致決議，願將鬥爭出的一半衣服，二百八十二大包計八千餘件，和銀洋一萬元讓縣農委會統一調劑兌換，分給山上各村解決衣服困難，並給靠山的鄭家沙梁櫃子四十頂。城關貧僱農工人在搬運和分配外村幫助他們的糧食時非常高興。貧民許恩後的老婆說：「蓋上十八床被子也夢不見還些事，分上衣裳，外村再給咱幫上糧食，給咱計劃的有吃有穿。」貧農廣元馮說：「毛主席可給咱想的好哩，統一分配，山上的窮人有了穿的，咱也有了吃的！」（任京德）

崞縣南河底村

僱貧農團結中農

選代表領導鬥爭

（崞縣訊）八區南河底貧僱農經過查階級吐苦水，建立了貧農團，聯合中農，選出代表，扣押地主，並把站在羣衆頭上的舊幹部也扣押起來，一切行政機構由農民代表重新組成。該村於四六年七月曾經過搬大樹運動，四七年春又經過調劑土地、肥料、籽種的鬥爭，但鬥爭果實却多被村長郝明和，村副郝九存，抗屬主任郝作鴻，中隊長郝九才，書記郝四全等一把子竊取，僱農郝富海回憶「搬大樹」的情形說：「幹部發了財，（我）們跟上誤了四十天工。衆人向地主要東西，郝九才和郝作鴻却說看我們的面子，少要上些吧。鬥出來的果實，他們按三七，二八抽哩。」郝作鴻吃了地主郝洗沅四十元白洋的賄賂，郝九才娶女人，地主郝洗瀾送了二十斤酒，富農郝吉海送了五十斤白麵。因此，這些舊幹部有的本身就是封建勢力，有的和封建勢力結合在一起。分果實時，還給地主富農分，而貧僱農郝隆珠、郝隆和郤什麼也沒有分到。調劑土地肥料時，地主抗屬郝清溪分了三百零三斤麻籽，富農郝仲科（治安員）分了三畝七分地、一百八十斤麻籽，窮的要甚沒甚的郝金義等連一斤糧、一斤麻籽也沒有分到。村長郝明和是假退伍軍人，更是橫行霸道，向人家借東西只借不還，強姦婦女，除了公開多分外，還貪汚了二百多斤麻籽。

十一月間，工作團來了，首先召開全體貧僱農大會，講解「告農民書」及「土地法大綱」，經過兩天醞釀，展開吐苦水挖窮根，貧農郝萬金在訴苦對大家啓發很大。他說：「我父子倆給義豐榮老團郝補全夥作了二十二年地，按三一勾分糧，全工全差，搬送閨女媳婦，扭水，掏茅坑，跟牲口，應長差，都是咱幹（大家說：還有給命工咧——給敵人修碉台），每年光雜工至少一百個，一個錢也不給，一個工就按五毛白洋算，二十二年就剝削了咱一千一百多塊。作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糧，從春到秋咱水一把，汗一把受個死，才分十石，地主坐到家裏不動一根草，光憑地就要分二十石，這還不是剝削咱？你們算二十年剝削咱多少？怪道咱受了半輩子罪甚沒甚，人家不動彈享榮華受富貴，他那家當不都是剝削咱窮人的血汗！」大家也相繼控訴地主階級的種種罪惡，找到了窮根，決心消滅封建剝削。貧僱農並認識到「咱受的壓迫最厲害，只有咱們自己領導才能鬧徹底。」

於是開始查階級，建立了貧農小組，選出七個男委員、五個女委員。接着團結中貧農會議，把化形地主和富農擠出去，中貧農緊密團結，把地主和壞幹部扣押起來，審查基幹隊，由農民大會選舉貧農成元開，中農郝書田負責領導民兵看守被扣押的人。最後選出代表二十四名（內女七名、青年一名。），領導羣衆鬥爭。（徐鐵饒、鋒）

× × ×

保德馮家川馮建基

蛇心蜜嘴和地富一心

再次審幹被群衆撤職

（保德訊）馮家川羣衆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集會，再次審查幹部時，將竊據民兵中隊長的投機份子馮建基撤職並開除黨籍。馮某在抗戰時期爲逃避兵役，投機混入共產黨內，夠中心區給孔繁珠同志當警衛員，於四三年精簡回家，假裝積極，先後竊任民兵分隊長、中隊長，貪汚自私，去年分給貧農馮掌成的社地裏有九苗柳樹，他以建設學校爲名，自己低價竊買去。今年他和農民占前、張偏子等，販棗搬船賺的三萬餘斤白鹽與兩萬塊錢，全爲他個人私吞，壓制了窮人。春天村內調濟秦林地長餘下一畝牛，全叫他打收了秦子。他並把陝西吳堡僱陳世龍躲兵的兒子，一直在他店內隱藏一年多；夏天民兵把北會有破壞嫌疑的富農劉同科捉住，因爲是他妻兄，他便放走到了河西。土地改革中並替他二爺（封建富農）隱藏東西。但他表面却裝的態度和藹，工作積極。貧農馮掌成說：「他是貓兒眉眼，虎兒心，蛇心蜜嘴和地主富農一心。」此次出行政村代表會把他交回馮家川羣衆審查，才把這個壞蛋清洗了。（馮銀洞、馮懸生、馮侯兒、劉忠文）

大武農民代表

組成市政委員會

市長指導員撤職交群衆處理

（離石訊）十二月二十二日，大武全行政村農民代表，開會審查市公所人員。市長溫瑞是本區信夫峁村人，家庭是富農，他曾在反奸清算時，把反下漢奸馮建雄的一個包袱（數目羣衆不清楚）私自折價變賣，頂交了公糧。四七年發放的春耕貸款，不通過羣衆任由他往出貸，給二開貸花三十六斤，就貸給所謂「勞動英雄」吳吉山八斤（吳曾給敵人送過信，跟上敵人出發搶劫），僱工王保山却未給一兩。九月轉送臨縣地主時，派小民兵王蒼狗監送，蒼狗年小（十四歲），又是一人，怕跑了，要繩子要細，溫某不叫捆，還說：「保險跑不了。」結果走到店坪溝裏，地主把王蒼狗打倒逃跑了。指導員薛立位是本區獎包頭村人，成份破產地主，本人流氓習氣很大，曾經串門子，敲神鼓，欺騙羣衆，去年三月來大武任市公所指導員，一說話三瞪眼，羣衆很怕他。一次他帶上市公所扣押之惡霸薛東生去扒水，叫跑了（後已抓住），他還反咬一口，大罵民兵不負責任。根據以上事實，五十餘代表展開討論，大家說：「他們不是窮人的骨頭，不能爲咱窮苦人辦事。」最後決定解散市公所，成立市政委員會，行使市公所職權，由農會委員中推選出李樹狗、崔文生爲正副市政委員，立即派人清算帳目，手續交清後，溫、薛二人，即交原村羣衆處理。（郝明）

興縣運糧中的經驗

最近興縣動員民工往某地運糧，雖然完成了不少任務，但由於準備工作、組織工作、民工食宿、收發糧食、用秤等做的不夠完善，發生了一些缺點，使羣衆的軍勤負担加重，人牲畜均受了苦，公家也受了損失。在總結會上，研究出如下幾點經驗：

一、運輸路綫要計劃好，事先要查路。有些路不好走，有些路太窄，容易出毛病。如某地到某地一段路太窄，往返牛多，在來往雙方擠着過路時，跌死了一頭牛，跌傷了一頭牛。某地一塊山崖垮下來，打死牛一頭，打傷三頭，人跑的快，未受損失。

二、沿路組織工作要事先有準備，並計劃好。某糧站因計劃不周，給民工帶的草票料太少了，因一時沒有糧票，給民工集體開支糧條子，使大家必須「在一起走，夜在一起宿」，結果有些村子小，吃飯、喂牲口、睡覺，均發生很大困難。又因整個運輸組織不夠周密，許多村子的人畜都走到一村住宿，村裏支應不來。有一個四十五戶的村子，住了七百多頭牲口、八百多個人，村中草料不夠，預先也沒有準備，一個牲口只能發給三幾斤草，不夠吃，第二天有的走一段放一段野草，這樣實際上就延長了運輸時間，原來發得糧草更不夠了。羣衆沒辦法，就得買的吃，但沿途招待上又沒有很好安置，因而有些人就乘機抬高物價，從中取利。如興縣李家坪，草平日一千元一斤，但賣給軍勤隊就要二千元（村主任搞的）。其他東西也加倍的漲價。××坡村連房子都不給找，叫住店，一切都得花錢，×虎蕊一個貧農爲了這些問題，一路除領的糧草外，自己又貼了五萬票子。

三、動員軍勤時要計劃好，不然會浪費民力。如裴家川口運糧七萬八千多斤，就動員了三百四十七頭牛，一百六十三條驢，十四馬，趕牲口的人三百四十八個，揹糧的八百四十七個，發給的糧、草、料、炭共折米二萬八千多斤，運費即佔運數的三分之一強。若是按照運輸標準來計算，可少動員四百三十六個人。特別是四區馬家梁村派一個老漢趕一條牛運糧，老漢揹了四十八斤乾草，牛馱七十五斤糧（到興縣城時才不讓他揹草，給換了草票）運到目的地糧草料折米就花了四十多斤，一人一牛只交了三十多斤，人牛受了苦，運糧又太少，公私兩不利。另外四區把一個快要下牛犢的母牛派出運糧，結果牛犢子生在途中，沒法攜帶，羣衆只好把它扔下了。

四、收發糧站的秤要統一，不然出入差額太大，使羣衆吃虧。

五、這次送糧原則上規定誰的糧誰送，使貧僱農少支些差，給他們留開會時間。木崖頭行政村軍勤三十個牲口，有富農七、地主四，四十三個人中有富農十二、地主一〇，到於他們路上要管理嚴格，不然有些地主富農會搗鬼的。六區武家峁礎下凡等二個富農，一下就偷了十七斤米。有的在入川除皮之間偷糧食。他們在路上還故意拖延時間，不愛護牲口，晚上不好好喂，走一路打一路，故意破壞。

交城峯子坡群衆

揭破金錢收買陰謀

澈底鬥倒富農老書義

（新華社晉中五日電）交城六區峯子坡村富農老書義以銀錢收買幹部和退伍軍人陰謀被識破，再次被澈底清算。去秋老書義已被清算一次，係舊幹部領導的，僞算出二百八十元白洋、碎銀器衣服各一部及糧食二千餘斤。最近該地再次發動羣衆，老書義就進行陰謀活動，收買幹部和退伍軍人：給了民兵分隊長李德勝（貧農）白洋十元，說：「去年借了你的一頂帽子，值兩塊錢，下餘的你吃幾根紙烟。」又給退伍軍人李士英五元白洋，李拒絕接受說：「你還短羣衆的，爲什麼給我哩！」老書義挑撥說：「羣衆是羣衆的，你是你的。」李士英心裏拿定主意，暫時收下。當即找分隊長李德勝，走到路上，正好碰着。李士英說：「老書義給了我五元白洋。」李德勝也說：「這傢伙也給了我十元白洋。」兩人就準備在僱貧農會上聲明和僱貧農商量。當晚僱貧農會上，李士英和李德勝報告這件事情，僱貧農們都說：「這裏必定有鬼！」決定重鬥。只有一個貧農安日寬不同意，他說：「不用再鬥啦，他家沒甚啦！」僱貧農聽着話頭兒不對，大家都估計：「這一定是舌頭兒底下人家給喂上東西啦！」於是追問：「你爲甚這地說話，以前鬥爭挺積極，現在你是怎地啦！」安日寬見瞞不住，說出老書義給他六錢大煙，叫他在鬥爭時候照護他些的事實，並接受了大家對他的批評，認錯了，表明以後站穩立場，堅決鬥地主惡霸。過了幾天，羣衆重新鬥爭老書義，結果，鬥出白洋二百三十來元、銀子八兩和雜銀二千多斤。（高德勁、李立功）

保德菲果塔

地主王臭子偷炭被懲罰

（保德訊）四區菲果塔地主王臭子來抓樓溝馱炭，看見馱炭的人很多，他就在人不防的時候，到圪坊上偷了一馱炭，走了。賣炭的劉保大發現這事，追了一道溝才把這傢伙追上，他狡猾的說：「你們給我記在賬上。」劉保大說：「不行。」他又說：「我到房則[illegible]給你們借炭錢去。」劉保大推了他一把，見一口袋米藏在地主的胳肘下。這時煤工們都擁來了，大家氣憤的罵着：「你狗日的專門來偷炭了，拿上米不給炭錢！」一韓家塔馱炭的韓夫正也生氣說：「你把我們馱炭的名譽也壞了！」他還不認錯，大家便把他捆在楊樹上，這時，他才求饒說：「好爺爺們，我可再不敢偷了！」一把他放回去後，衆人議論說：「以後對地主灰鬼們可要小心哩！」（抓樓溝貧僱農通訊小組）

河曲地主賀士端耍鬼計
拿出些銀洋欺騙城關群衆
寫信給區上誣衊沙口農民
陰謀被揭穿澈底清算了他

（河曲訊）沙口地主賀士端，曾當過縣議會副議長兼完小校長，他爲逃避負担，有時在城關住，有時在沙口住。這次土地改革時，他的戶口在城關。他看見群衆起來鬥爭地主，又聽見沙口群衆對他提出控訴，就投機自動跑到城關群衆會上拿出一個元寶，四十九塊白洋，數十件皺衣彈姿，並花言巧語；把群衆麻痺住，使沒有繼續鬥爭他，接着又給區長區委寫了一封信說：他信仰共產黨的政策（？），擁護告農民書和土地法大綱（？），巳「自動」把全部財產「獻給城關群衆」，再沒有絲毫「隱備」了，如隱瞞一點財產，願受群衆最嚴厲的懲辦。並說過去雖然有過剝削，但很輕（？），城關群衆對他了解，沙口群衆誰也不了解（？）他，並誣衊沙口群衆「鬼鬼祟祟」，鬥爭他「沒有理由」。他想用這封信欺騙區長區委，把沙口群衆鬥爭情緒壓下去。區委識破了他的詭計，把原信交給沙口群衆看，群衆們看了他侮辱農民的話，憤怒地就把他扣押到大會上鬥。大家一開始就質問他：「爲什麼說我們鬼鬼祟祟？」賀某看見群衆起來了，只好承認：「那是我懷着鬼胎，想詐唬住不叫群衆鬥爭我！」被他壓迫多年的地夥計發煥生，當面控訴他高扣高利剝削群衆的罪行。發煥生說：「我和你夥喂一頭毛驢，草料全是夥計的，春天驢死了，你攤住夥計賠驢價五十元，身田麥子下來全被你要去還不夠你的，逼得我把地也賣了，按不上禾，幾乎餓死。」貧農王萬堂、賀慈等紛紛控訴，並且揭露他隱藏的財產。大家越說越火大，把他狠狠的鬥了一頓，他才低頭承認罪惡，供出他曾在樓子發、大峪寄村放過八個元寶的賬，衆人就問他：「你說你剝削很輕，你那八個元寶是從那裏來的？」他說：「剝削的。」又供出他在家裏埋了七匣子衣服，五十塊白洋。群衆又追問他：「你信上說你擁護告農民書和土地法大綱，那上面教你隱藏財產嗎？你是擁護還是反對？」「你信上說如有一點隱瞞，願受群衆嚴厲懲辦，你說這怎辦呀？」賀某連稱：「我罪該萬死，我是惡霸。」大家去到他家，在四五層磚底下掘出了白洋和衣服歸子。他媽炕上舖的爛羊皮褥子，上面滿糊着屎尿，老傢伙坐在上邊不離，群衆看到當中有鬼，就把老婆子提遠，爛皮褥沉重的提不動，拆開一看，裏邊藏有二領狐皮襖，一多件衣服。檢查賀士端身上，他穿的一條爛棉褲足夠十斤重，扯開來裏邊縫着三丈多紅花斜紋布，二丈藍市布，還有兩條嶄新單褲。群衆都說：「一塊爛皮褥，一條爛棉褲，險乎又把咱欺騙了。地主的鬼心眼雖多，總瞞不過咱群衆的眼睛。」（工農通訊員郭向山、趙學剛）

平魯地武某連戰士參加主力部隊

（新華社綏蒙二十八日電）平魯地方部隊某連奉令編到主力部隊之前，在軍人大會和班務會上發動討論，翻身農民戰士爭先響應參加主力部隊的號召。五班共八個人，六個貧僱農戰士和一個中農戰士都表示願意參加主力部隊，十八歲的僱農韓子英說：「到主力去，我很高興，我舅舅和我大哥都在某團和敵人作戰中犧牲了！我家裏現在分下十來畝地。我要替他們報仇，保衛鬥爭果實。」最後班與班提出了革命競賽，全連軍人舉行宣誓：一、參加主力堅決不逃跑。二、群衆紀律遵守好，隨時要記牢。三、行軍保證不掉隊，階級友愛團結好。四、如要違犯這三條，紀律制裁不輕饒。（郭斌）

青年爆炸手張根成同志
保衛翻身果實英勇犧牲
交城岔截翻身農民開會追悼

（交城訊）三區青年爆炸手民兵張根成（貧農）同志，於十二月十三日晚，在閻匪開柵北砲台下埋雷時犧牲了。十四日南堡、曲裏、崖底的翻身農民及全截岔的民兵開會追悼。許多翻身群衆和老太婆都痛哭失聲。民兵們握緊了槍桿，發出「爲張根成同志報仇」的吼聲。張根成同志南峪村人，今年二十一歲，是個爲保衛農民翻身利益而英勇奮鬥的優秀青年，去年閻匪侵佔開柵，直接威脅到他的家鄉時，他即參加了參戰隊。此次土地改革中，他分得土地和鬥爭果實後，更積極地和敵人進行着鬥爭。一年多來，每天去敵據點附近埋雷一次，檢查一次。他埋雷技術熟練，總是帶頭在前埋，常在開柵南北砲台下一百五十至二百米的地方埋雷。一次到南砲台下埋雷，聽說敵人打伏，有的動搖了，要往回退，他以自己的英勇行動影響了大家，完成了任務。別人休息時他總是不休息，叮叮噹噹地修理埋雷器具，準備一切器材，和製地雷的防潮設備，大家叫爆炸班爲「小工廠」。由於他經常教育新來的同志，所以爆炸班又成爲地雷輪訓班，這些同志學會後，調回村教別人和在村裏埋地雷，開展各村的爆炸運動。所以一年來三區炸死閻匪一百一十四名，是和他的勇敢分不開的。十一月五日我某部在峪口戰鬥中，他參加衝鋒，英勇負傷，母親叫他養幾天傷，但他一天也不休息，當天即回到參戰隊，直到他此次犧牲時，他的傷尚未全好。十月十三日敵進擾，隨着參戰隊轉戰救岔。他村貧僱農審查民兵時，他是最好的民兵之一。張根成同志大公無私並能體貼其他農民兄弟。今秋種麥子時，張區長找兩個人幫他種麥子，他不要，說：「咱忙，別人也忙。」自己請了一天假，把麥子種上。追悼會上南堡貧僱農主席說：「張根成同志爲咱們農民翻身犧牲啦，我們對他很光榮，我們保證對他家多照顧，沒有困難，才對得起張根成同志。」（張理、周禮舜）

朔縣東榆嶺村農民
控訴買賣婚姻罪惡

（新華社綏蒙五日電）朔縣東榆嶺村於十二月十六日召開的農民大會上，控訴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買賣婚姻制度的罪惡。僱農高同華給地主做了二十四年長工，賺下一百多塊錢，給十三歲的兒子問了個媳婦，媳婦死了，錢也花了。兒子僱給地主當長工，到了二十歲上，賺下一百五十元錢，想娶個女人，被土匪知道了，把他吊打了一頓，把錢都搶走了。後來又給地主做了五年工，賣了僅有的三間窰，才娶過了女人。僱農劉文獻說：「我和我父親做了一輩子長工，買下十七畝地，因爲娶女人把地都賣了，她還嫌我窮，不和我過日子。直到今年春天分了十二畝地，打下糧食，又分了衣服，女人才和我說說笑笑過好了。」會上大家要求政府廢除買賣婚姻，頒佈新的婚姻條例，僱農高繼章還提出，不准和地主女人結婚，並要表示他七歲的女子將來長大了，由他自主，不要一個錢。（張彥）

忻東我地武、武工隊
屢創搶糧閻匪

（忻縣訊）遲到：忻東地方武裝積極打擊搶糧閻匪。十一月二十六日，閻匪四百餘人，帶大車五十餘輛，侵入我定襄官地村搶糧，遭我忻東地武和民兵奔襲，閻匪驚慌潰竄。二十七日上午八時，閻匪三十九師、僞自衛團及區村人員共二百餘，謀犯我東、西張村搶糧抓丁，被我預伏之地方武裝某部擊潰，敵倉慌潰退，我直追至東曲家莊，擊斃敵「復仇隊」隊長杜錢祿等二人，活捉十一名，繳步槍四支、彈藥一部，我無傷亡。我武工隊，亦配合地方武裝於十二月四、五、六日，連續在令歸、太湖一帶，打垮閻匪「飛渡隊」的四次侵擾，截獲糧車十六輛，當即歸還群衆，並擊傷閻匪「飛渡隊」副分隊長黃×先。十一日，武工隊復配合地武一部，打垮在北湖村搶糧的僞「鄉公所」人員，俘僞北湖村「居村村長」趙二章及武裝二人，繳步槍一支。（楊鼎臣、牧雲山、辛七忙）

熬硝的簡便辦法

熬硝的辦法，各地都不一樣，據有經驗的人談，比較簡便的辦法是：開始要把硝土與柴灰配合起來，柴灰約佔硝土的三分之一，就是一斗硝土裏約摻川三升多柴灰。最好的灰是蕎麥桿、爪蔓、乾灰條、旱煙桿、玉麥軸等燒成的灰。柴灰裏有鹼性，能增加硝的產量和幫助加速硝水的澄清。其次是澄清：先找一個大盆（缸鍋亦可）。在盆口放兩根棍棍，再川柳木篩子放到棍棍上頭，篩子底舖上一層穀草，穀草上頭和篩子邊緣再放一層絨絨草（如麥稭之類），以防止漏土。然後將拌好的硝土倒滿篩子，上面挖個一寸深一尺寬的窠窠，倒進開水，過五六分鐘（吸一袋煙的時間）篩子裏的硝水便徐徐滴入盆裏，以後繼續加開水，直到硝水發淡白才停。最後是熬硝：把澄下的硝水倒到鍋裏，好好的燒火，鍋裏的水逐漸減少了，等到比原來少了十分之八，或者由嘶嘶啊聲變成很大的響聲，泛起很多的水沫，就川高粱桿在鍋裏蘸，蘸五六寸，取川點火試着的裏，很快就算成功了，如有着的，如不着，那就是皮硝或還沒熬成。熬好的硝水，可以濾進水盆裏，用塊粗白布濾過硝水，這樣硝水會更乾淨。硝水凝結成白色的小塊形，晒乾了，就可川來配消滅敵人的火藥。一來能供給軍火，二來能賺錢，大家都可以試一試。

「我的心好像開了花一樣」

李智盛

開完農會以後，翻身委員和幾個貧僱農衆在工作團住的窰裏，大家說：「今日的會開的不錯，頭次審查幹部就把大角「羚羊」（即公羊）的屎包給挖出來了，留下羊羔羔就好審查了。」剛說完頭，有人接着說：「今天可是有根打的了，一個人牛有根說：「現在的辦事一滿是要擦擦，實堵實啦，浮皮撩草就解決不了問題。過去開會，那次見我也說過一句不對話，了是不到會，到了會，一聲也不敢嚼，人沒人來。那時咱想：咱好比寡婦上坟，沒錢的，那時的「幹部」溜的是有錢人的話，怕是會拳溝的，人家明明說的是正經話，人家說會拳溝的，人家不認的爲咱是個人，咱只好把苦事都裝到肚裏。我一提起爹娘死的早，地主富農壓迫的苦，真厲害人欺負的苦哩，「幹部」們吸嗒的苦氣。就說窮吧，滴血點子哩，那一頭頭我都受的「咪爺爺手上，天天說也說不完的。」窮的爬不住，在曹家拔地，無一犁，大灘了一輩子，攬工到了白草溝。下來咪羊，一氣攬到三十，我九歲上給人家幫上咪爺工。我小時家裏人以後就是租地打的，身，把一塊爛布，冬天穿不上，咪爺爺人來了，褲子沒有，沒片剩一道縫，鍋頭披，在上。咪大掏，就把我或咪姐姐夾到腿上遮蓋，塊，吃上一掏地把苦菜挽下一堆，掏的餓了兩個穀窩窩，一氣再掏。一次鄰家給了咪咪，搶着打架，我要吃，咪姐姐要吃，姊弟一咪媽哄咪姐姐去了，我幾口就吞了。十四歲上咪媽餓死，十七歲上咪大受的熬死，還被狗嚙」。

「以後我就到了白草溝，咪姐姐見我十冬臘月還赤脚，給我縫了雙襪子，我試也沒敢試一下，到了黑峪口換了兩把子掛麵上了咪家的門。從此就又上了「陽婆」，受上了地主的罪。咱盤算給廚房家攬工總要好一些吧。誰知天下的地主心都是一般黑！一次鍘地沒看見，踏倒一苗稻黍，姑姑慌的打了我幾鋤把。黑夜回來，我說不作了，又把我扯了幾綑。地主就他們全家哄着教我耍牌，輸下後，把工錢扣了。以後在白沒明沒夜的給人家給地主死受，主，的個羊掉在不知多深的山水窟窿裏，誰也不敢下，地主家攬工逼我下去，我不敢下去，硬推下去，把眼睛給我蒙住，還一次下大雨，一隻羅頭被雨淋着，地主喊着叫我取回來。咱就不如地主的一個羊一隻羅頭值錢。一月盼的個初一十五吃好的，有一次吃帶蛋的米飯，我在院裏吃完，回家裏，母湯去了，一見鍋頭放一盆子飯，盡是蛋，唉呀！一月吃兩頓還是兩樣飯。攬冬工，咱一早起來扭水掃院，特別是掃雪時，凍的手流黃水，地主睡到「陽婆」照到屁股上才起來，不下炕就喝黃酒，吃油茶。飯不熟的一陣陣，咱還的播槽喂牲口。冬炭，雞不叫就喊起來，備上驢，一出大門，人家把大門「嘿楞」一關，又回睡覺了，咱兩條腿跟着四條腿可走吧。又有一次，扭水去了，不小心，一把上的新鞋就跌倒井裏了一隻，穿了自此涼了腿，到現在成了拐子。民國三十年，我包月子，種地，沒人作飯，夜不回來，咽在上水吃炒麵，吃不下去時，喝一口涼水吃，這樣下來的，才娶過婆姨。民國三十一年回到曹家坡，本家地主牛礎大說：「你回來了，我給你租幾埫地種。」結果租了五埫地，兩埫好塔地留下他種了，其餘三埫梁地，實際夠兩埫，給我種，害的我一個牛一天耕完的地，還了九個人工。一次和他借好的穀籽，到種時就不給了，並說：「你們的狗餓的，討吃偷人，死了狗嘴。」這次土地改革，我當了翻身委員，後，農民代表敢說話了。牛礎大被清算後，見了我叫「老老」（老祖父），我都不理，這些狗肏的。你們從前是怎樣對人來的。」

說到這裏，他有勁的吸了一口旱煙，又說：「這些分的被衣、牛、羊、傢具和「合」的緊，仔細想起來，不是地主的，都是東西歸了主人了。」他越說越興奮起來了，猛的從鍋台上跳在地下，說：「自土地改革以來，我的心好像開了花一樣。」

殲敵整三師之役 我斃傷俘匪九千七百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五日電）豫陝鄂前綫司令部與蘇魯豫皖前綫司令部頃聯合發表公報，公佈殲滅蔣匪第五兵團司令部及整三師之詳細戰果如下：（一）斃敵整三師三旅旅長魯自修、二十旅旅長譚乃大（又名譚嘉範）以下一千四百餘人。（二）生俘敵第五兵團少將參謀長李英才、整三師少將副師長路可貞、三旅上校副旅長王舉才、三旅參謀長饒亞伯、二十旅參謀長沈炳宵等以下八千二百九十六名。（三）以上兩項合計，殲敵九千六百九十六名。（四）繳獲化學砲三門、迫擊砲四十一門、六零砲八十四門、各種機槍五百五十九挺、衝鋒槍五十九支、長短槍二千七百九十七支、子彈三十三萬餘發及其他勝利品極多。

鄂豫皖各地我軍出擊 收復黃梅經扶禮山 明港車站亦經我軍佔領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五日電）（一）鄂豫軍區某部於上月二十五日收復黃梅縣城，守敵蔣匪青年軍及九江縣自衛隊向孔壠鎮逃竄。蔣匪於上月二十八日侵佔我經扶（即新集）縣城，二十九日即為我收復。（二）某分區武裝一部上月三十日收復禮山縣城，生俘蔣匪保安隊二十餘名，並將禮山通河口鎮（黃安以西三十里）的電綫公路及碉堡等全部破壞。新洲（在黃岡以北，為新設縣）縣大隊於二十二日率區幹隊，將敵三個鄉公所擊潰，並收復新洲。另一部於上月中旬在雞田、麻城附近，俘土蔣匪三十餘名，繳獲輕機槍兩挺、步槍六十餘支、手槍四支、子彈四千發。（三）解放軍某部於上月三十日晚佔領明港車站，生俘蔣匪十餘名，繳獲汽車七輛，糧食一部。同日，另一部解放軍在新蔡縣境內殲滅蔣匪一百三十餘名，繳獲輕機槍四挺、步槍一百二十餘支。（四）皖西軍區我軍，於上月二十二日收復桐城西南五十里之青草塥，俘土蔣匪人槍各二百餘。

組織農民，進擊縣城 廣西人民武裝震盪全省 蔣匪只有四千保安隊嚇得手忙腳亂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綜合蔣匪報紙消息：廣西人民武裝去年底已擴展至卅九縣，並到處發動與組織農民，及進襲縣城。西南部容江流域容縣、藤縣、北流、岑溪等縣的民主革命軍，已成立「民主聯軍獨立第十師」，由黃世燕、李達領導，該部係於去年三月起義，當時曾攻至容縣城外，並一度佔領藤縣城，造成震驚敵膽的「藤容事件」，現已與廣東雷州半島的人民武裝張世充縱隊會合，以勾漏山區為根據地。陸川、博白、鬱林等縣，有鄒正領導之人民武裝一部，已成立「化北軍區司令部」，曾一度進攻鬱林縣城。鬱江流域貴縣、橫縣及永淳的莫平凡部，實力尤為雄厚，月前攻入貴、橫二縣城者即為該部，現駐地區全部村鎮已為該部控制。十萬大山北麓鬱江兩岸南寧、扶南、上思、綏淥、崇善、思樂、養利、龍茗等縣，有廣東南路人民武裝劉顯夏縱隊派出之第二十一獨立營黃高煌部，在各地發動群衆，截至去年底止，已擴大了武裝部隊四百餘人，除步槍外，擁有機槍、衝鋒槍等武器，現已在上思縣境鳳山一帶建立新根據地。另有以陳嵩和為首包括復員軍官縱隊隊員之一部，亦在該地區組織與武裝農民。鬱江上游龍津縣境，有人民武裝一部一千餘，曾一度截斷南寧通龍津的公路。西洋江流域及盤江（即黔江）上游沿岸的百色、田陽、鳳山、東蘭、萬岡、平治等縣，有民變武裝數部，一部曾一度攻佔萬岡縣城。都安、上林兩縣，有雜某領導之武裝農民一部，提出「反對壞政府」口號。柳江、遷江、賓陽、武鳴等縣，有抗戰中起立的「農民抗日自衛隊」及四六年冬因為反抗抓丁而奔聚崑崙關起義的民變武裝一千餘（原據蔣區報紙報導為五六百）。武宣縣境一部，十一月間曾一度攻入該縣縣城。象縣及猺山區有「民主聯軍」出現。毗連湘境之全縣、興安、灌陽、恭城、富川、賀縣的人民武裝，則已成立「桂東解放區」，其根據地為都龐嶺、萌渚嶺及臨賀嶺，在山地裏有工會、農會、婦女會等組織。現廣西人民武裝已震撼全省，而該省蔣匪兵力只有四個保安總隊，共四千餘人，因而手忙腳亂。該省蔣匪省主席黃旭初於去年十月，一次即撤換全、容等六縣縣長。

配合大別山劉鄧大軍作戰 確山城郊我軍殲敵 勝利完成調動敵人之預定任務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五日電）陳粟陳謝大軍各一部，於殲滅蔣匪第九兵團司令部及整三師後，沿平漢路繼續南下，配合劉鄧大軍在大別山作戰。於廿九日晚將北援之蔣匪整廿師包圍於豫南戰略要點之確山城郊，殲滅該師之一個營於城北之兩店、林莊及城之南郊，並擊傷守城蔣匪二千餘人。蔣匪深恐確山不保，解放軍乘勝直下武漢，遂倉惶自大別山抽調其主力整九師、整十師、整十一師等部增援確山。自此，解放軍殲敵並調動敵人之預定任務已勝利完成。

冀東十餘縣翻身農民 三萬六千人參軍

（新華社冀東三日電）冀東豐潤、順義、樂亭等十餘縣翻身農民，自十一月中旬掀起參軍運動以來，至本月初旬，據不完全統計，已有三萬六千餘人參軍，各縣翻身團翻身連正不斷湧上前綫。青龍縣九月間已有一批青年參軍，這次又有三千一百名入伍。遷安縣於上月底成立七個翻身營。北寧路南參軍青壯年，自動編成灤（縣）南翻身團，樂亭翻身團及豐（潤）南反攻團等，目前已有四千三百餘人編入主力。在參軍運動中，各地翻身農民都自覺的對入伍新兵實行嚴格挑選，遷安縣胡各莊參軍中，發現地主子弟混入，大家一致堅決把他清洗出去。

爭取生活保障 法國農民舉行示威 人道報號召組織聯盟為生活而鬥爭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巴黎訊：法國農民開始起來，參加爭取生活保障的鬥爭。新年前夕即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國西南部達克斯縣，有農民八千餘人，響應總農會抗議舒曼內閣增收新稅的號召，曾舉行盛大示威。由於舒曼政府社會黨內政部長摩許的亂命，警察向示威者實行武力彈壓，並施放催淚彈，因而引起衝突。人道報在論及此事時寫道：「勞動人民譴責摩許命令毆打農民的罪行。工人宣稱：在宣佈了惡毒的法律之後，在使用武器和毒氣反對我們之後，舒曼和摩許的政府對農民採取報復行動，但是還只能加強我們的團結。」所有的受傷者，差不多全是兩次大戰的退伍軍人，總農會其他會員表示他們決堅強地反對把他們像狗一樣看待，他們指出，達克斯地區農民的生活是悲慘的，他們房屋是用木板草和泥作成的，而同時地主卻像蜘蛛一樣吸他們的血，而政府並不給他們留下一點維持生活的資材。人道報結語稱：「現在達克斯事件以後，一切共和主義者和愛國者，一切工人、商人和自由職業者，一切為了生活而鬥爭的人們，必須像以前一樣地組成聯盟，這種聯盟將能夠阻止外國帝國主義的法國代理人為奴役並掠奪農民而訂出的計劃。」

陳粟陳謝兩支大軍 金剛寺勝利會師情景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四日電）前綫記者李晉報導陳粟陳謝兩大軍勝利會師金剛寺之情景稱：

十二月二十五日黑夜三點半鐘，在一片突然的巨大的爆響裏，兩路解放軍開始夾攻金剛寺（西平南）蔣匪整三師第廿旅。陳粟部隊郭繼勝連突擊隊爬過了金剛寺的深溝高地，突入北門，迅速佔領制高點金剛寺大院。同時，陳謝部隊張姚營冒着敵人十三挺輕重機槍的強大火網，一舉突入孫莊（金剛寺西），把一個營敵人壓縮到五個院子裏。敵人點燃了屋子企圖阻擋解放軍前進，並且一次又一次的作最後掙扎性的反撲，都被郭繼勝連打下去。後續部隊湧進了突破口，猛烈的向大街發展。敵人動搖了，把槍一支支的丟到門外，屋子裏喊着：「我們繳槍啦！」一千多個殘敵，便連滾帶爬的向西南狂奔。陳粟部隊楊涵的戰士緊緊的追趕，預伏在孫莊的陳謝部隊張鋒營，用密集的子彈迎接逃竄過來的蔣匪，終使蔣匪逃不出天羅地網。

兩支大軍的戰士們在戰鬥結束後，披着滿身雪花，一齊湧上來，親密的握手。一個陳粟部隊的戰士說：「去年新年，我們華中部隊和山東部隊會合第一仗，就是殲滅了二十六師和第一快速縱隊，今年我們和你們會合，又打了個漂亮仗。」接着，陳謝部隊戰士就問萊蕪大捷和孟良崮大捷的經過，一個陳謝部隊的指導員則在敘述強渡黃河的情景。

陳謝部隊范連長一定要把剛才繳的一挺機槍和三十幾個俘虜送給追擊蔣匪的陳粟部隊的三位同志，陳粟部隊的戰士一定要把一大堆步槍送給陳謝部隊同志，大家互相推讓。姚教導員牽來一匹牲口，一定要一個負傷的陳粟部隊郭連戰士騎着回去，還說：「我們要向你們學習」。回答的卻是同樣一個聲音：「我們要向你們學習」。

兩種顯然不同的景況 光明與黑暗、幸福與痛苦

國際一週

一九四七年已經過去了，世界各國照例都作了一番一年來的總結，這個總結，描畫出了光明與黑暗、幸福與痛苦的兩種斷然不同的景況。在蘇聯，基本上已勝利完成並超過了一九四七年的生產計劃，取消了日用品配給制，已使整個工農業生產與人民生活水平完全恢復了，並有一部分超過了戰前水平。目前，蘇聯人民正[illegible]為四年完成五年計劃，展開了革命的大競賽。在東歐人民新民主主義諸國內，經濟蒸蒸日上，勞動人民的生活大為改善。例如在南斯拉夫，五年計劃頭一年前十一個月的工業生產，已超過計劃百分之六點六，農作物產量一九四七年較過去十年的平均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二點四，一九四七年職工的平均工資增加了百分之十七，有百餘萬勞動男女在療養院中歡渡假期。但在世界的另一面，資本主義世界，却正處在「毀滅性的危機」中。例如曾在戰爭中發財致富的美國，亦發生了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普遍貧困化及其購買力的大大降低，結果使商品物資賣不出去，存貨堆積如山，一九四七年底，有價值五百億美元的貨物堆積在貨棧裏，美國失業人口多，據估計，今年將達六百萬至八百萬。美國朝野在這種迫近的經濟危機陰影的籠罩下，異常驚和悲觀，甚至許多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不得不哀鳴：「今年將發生經濟的暴跌」。西歐的情況則更為惡劣，一般都處在生產不足的饑餓經濟危機之中，英國工黨政府甚至對「發表一九四八年的經濟展望，躊躇不決」。在「黯淡的法國」（新法蘭西報語），經濟危機尤為嚴重，舒曼反動政府則力圖把這一危機的重擔轉嫁到法國勞苦人民的肩上，因此，採取了一連串反動的財政經濟措施，如緊急徵稅法，強迫人民購買一千三百億法郎的公債，以及解僱大批職工等，但這不僅不能挽救法國的經濟危機，而且將更促使饑餓人民，奮起為生存而戰鬥。

危機深重的西北歐，不能不依賴和仰求於欣欣向榮的東歐，一週來，除英國與蘇聯簽訂了商務和貨款協定草約外，瑞典、挪威與蘇聯，荷蘭與捷克之間，均相繼簽訂了換貨協定，瑞士商務代表團亦行將赴蘇簽訂貿易協定了。

過去一週，法意局勢仍為各方所嚴重注意。法國反動當局為了挽救其經濟危機所實行的反動的財政經濟措施，已激起了法國廣大人民強烈的反抗，法國農民已開始了堅決的起來鬥爭了，法國西南部達克斯縣的八千餘農民，不怕犧牲流血，衝破警察的武裝彈壓，舉行了抗議大示威。人道報為此，號召法國人民組織聯盟，為保障生活而鬥爭。商會代表團亦訪問國民議會各黨，要求代其呼籲，並減低稅率和豁免緊急稅。議會中經濟委員會，共產黨議員提出強硬抗議。全國農民總會警告「將採取必要行動，以反抗一切專橫決定」。在意大利，共、社兩黨及各進步團體所組成的人民民主陣綫，已正式宣告成立。由意大利人民各種戰鬥團體大團結，將是意國人民民主鬥爭深入展開的重要標誌。

傳聞已久的美國第三黨行將誕生，該黨的成立大會，可能在一二月內即將召開。同時，華萊士已被推薦為該黨總統候選人，是今年一件總統選舉中的重要之舉。據塔斯社報導，第三黨的組織者參加總統競選，在一百萬工人和知識分子的支持，但現在却認為杜魯門政府的政綱和共和黨無區別了。由此可見，第三黨之即將創立，是反映了美國廣大人民的願望和覺醒，反映他們對美國統治階級引起災難和饑餓的惡政的如何深惡痛絕。第三黨之建立和參加總統競選，勢將打擊美國傳統的資產階級兩黨制度，尤其「嚴重打擊了杜魯門再度當選的企圖」，這無怪乎民主黨的頭子們要表示特別「恐懼不安」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一月四日）